

新昌縣志

陳邦瑞署



新昌縣志

歲次屠維
臯月洽
中浣
校刊

新昌縣志序

泃中志書以明人潛况友以安
志方家嘉此以或者或無或擊
或尚書不同而體例則同體例或
不同而厚薄比年亦非善痺惡之
指則多不同新昌尚縣也而廣康
歷朝志後三百年來瘕多不

新昌縣志

序

惟覺侯金君城宰嘉二年以通
久和百懷具奉一四集邑人主算
而廣積之既歲事控余發焉夫
邑之者志所以成三綱張四維也執
乎此非者才學識三北以濟之為足
以信今而傳後是編特立大本記
命至義行諸傳命、者見擇女



節孝但符年限即生亦不錄
出微頭尤具苦心隱逸一門
厚者今
取共用蓋盡別者在於皆史才也
象昌自學於公邑世先守原天台
半原嶺點少則對山山枕原洞皆
原象者於則戴安道一故廬安
知不在象乎子獻訪戴子獻固未

新昌縣志

序

二

空見戴但云與盡而返子獻居山
隕心目中祇者一戴雖以秦長
旅置凡旅一賢士大夫孰不中
事一友一後是編竟不必見其
人亦當見其人年在不者益於
居是邦若留予已編訪溪如以
多人物也可謂予於溪如之人

物方事友一斑也亦何不可
民國七年十一月

伊通齊耀珮與嚴氏撰



新昌縣志

序

三

重脩新昌縣志敘

余尹會稽道之明年邑屬安堵民以大和知
新昌縣事金令城奉檄督脩縣志成詞呈乞
敘甚媿勝以稿冊十凡二十卷為目九增新者
四仍其舊則五焉披覽一過作而曰美哉詳
乎可謂不昧文省事詳之惜矣夫邑之有志猶

新昌縣志

叙

國之有史也惟志則萃一邑數十百載之故實著
諸方榮辱至其所以信今而傳後國治而觀風
者實以異哉古者太史陳詩以觀民風命市納
賈以觀民之好惡周官誦訓掌方志以詔觀事
道方慝以詔解忌以知地俗訓方氏掌道四方之
政事與其上下之志誦四方之傳道漢丞相張

高才屬穎如朱彥條天下風俗班氏之位地理
志於民俗三致意焉是邑乘之所由昉也然則
風俗之於人心政事其所繫不亦大哉新章是
也勝清屬郡紹興今館會稽而邑夫上游居地
瘠其民儉其俗樸嗚呼他郡所不及
特以建邑朱梁遺文闕而不存梁志世罕傳本

新昌縣志

叙

二

莫志孝初志速成緣清康熙重脩而居於
今有二百數十年矣其中人事遷變法桑轉
移故舊之凋零物產之滋長固見日異而况
用無量而移之非易事也而况饑饉薦臻風
鶴震駭區寓凋耗民生計慮而俗以敝奇巧
詐且鋒出而不可殫外侮由是及於潛伏

有激之士悲焉憂之然余以為無足慮也何也風俗苟美民風誠樸何在乎饑饉何得乎風鶴何畏乎民生何恤乎奇技淫巧官斯土者撫輿圖之廣衍則恐身目之難周睹氏族之編可以興為木之想大事有祀前車之望足徵人物起仰止之懷物產謀生民之利原如

為不忘其本禮制乃風俗之原蓋因其俗之厚者而利導之之整齊之暇或與二三耆老泛舟菴洞以天姥竈高嶂頭攬沃洲之鏡境慨然想黃文林石子重之遺教顧念四郊溪山蟠鬱庶其有秀異博碩之士仗屨於澗阿之間者乎不妨陟臨巖而臨焉向茅樵

疾苦以為之福則是編之所系為尤大也又豈
僅補遺訂誤之功哉余也涼德牧多邑而為
之長竊自忝焉幸賢令尹施行其志以補吾
過也樂為敘而歸之

中華民國七年即夏正戊午仲秋之月浙江會
稽道尹張鼎銘拜書



重修新昌縣志序

新昌志自明成化間縣令李楫廣文莫且草創采輯而未成書至萬歷時縣令田瑄延呂君光洵纂成之清康熙間徵集全國邑志其時縣令劉作樑卽據呂本倉卒進奉道光時邑人陳君金鑑於前志已有疏證光緒時陳君福於職官列女科舉三門逐爲補輯有清一代邑中文獻畧備於是矣民國肇造紹縣金君湯侯宰是邑逾年政成恐邑志散佚謀之邑人童君亦韓介象山陳君宇襄主其事宇襄以陳君金鑑本爲評本以陳君福本爲志稿援據二本更革凡例文省事詳蔡君子民稱其得摩研編削斟酌通今昔之宜蓋非虛美也往余遊臨安時方謀修邑志紛紛聚議有謂詳載

新昌縣志

序

山川道里物產已足詩文記傳徒爲費辭者友人姚君石樵以問余余笑曰然則測一圖名之曰無人島而已何志爲夫志地之書肇於禹貢任土作貢經國之義在焉周官大司徒之職以天下土地之圖周知九州地域廣輪辨其山林川澤丘陵墳衍原隰之名物司馬子長創爲河渠書班孟堅始志地理范蔚宗乃志郡國唐宋以降郡縣有志古今以來遞衍益進凡皆以爲宜民出治之本匪特備掌故於既往也夫名山大川終古流峙體國經野古今異宜而山川之跡存斯天地之性在會天地山川之性情以求裁成輔相左右宜民之道則一邑之志卽一邑之治譜也金君修志之意陳君秉筆之義其在斯乎如第曰山川道里物產而已雖無志

可也

中華民國八年二月十日

金華王廷揚序

新昌縣志

序

二

重修新昌縣志序

余十餘歲時從叔父銘山先生許得章實齋氏文史通義而讀之其於方志之例言之最詳遂常留印象於腦中年二十四上虞朱笏卿先生主修縣志招爲襄理以志例見屬遂本章氏理論而參以特別之名目同事者大譁余亦護前因而辭職其後稍涉科學又研求小學教育之鄉土志則尤感於舊日方志之缺點卽章氏之例亦有不適用者近於北京大學中兼任國史編纂處事則方志之需要尤多所經驗蓋昔之修史者用演繹法以中央政府爲主體故治史學者代有其人而道方志者鮮焉今之修史者用歸納法以社會各方面爲要素調察統計必基於各地方之所從事

新昌縣志

序

而後綜合之以爲國史也吾友新昌童君亦韓旣來編纂處共事以新昌知事金君湯侯方會同士紳重修邑志見告且示以凡例則又吾友象山陳君宇襄之所草也其中如地圖之本於測繪山川之特列綱目教堂之附入寺院災異祥瑞之別爲軼聞而附諸雜志皆甄取新義可以正舊志之失者聞志已告成余雖尙未見全書知必有以異乎尋常新昌自此爲有志矣

中華民國八年一月三十日

紹興蔡元培

重修新昌縣志叙

新昌舊爲沃州又號剡東至五季錢氏始置爲邑其時與嵊縣區域界限剖劃不甚明晰自明以來僅有李邑侯一稿莫廣文一本爲縣志之基礎二百五十年間斯邑之典章文物賴以不墜者亦僅矣拾殘補缺是後起者之責金君城以浙人宰浙邑本採風問俗之心爲攷文徵獻之舉延攬耆宿修輯志書甚盛事也舊志分十八卷今廣爲二十卷應訂正者訂正之應沿襲者沿襲之應增益者增益之綱舉目張燦焉大備所謂文省於前事詳於後庶幾近之金君老於吏事治術彬彬茲以其餘閒殫心著述因知文章政事自有兼長也余旣樂觀全志之成尤望異日得永其傳與陸

新昌縣志

叙

游會稽志輝映後先庶不負賢令尹纂修之苦心也夫

中華民國七年仲秋之月浙江政務廳廳長紹興馮學書撰

續修新昌縣志叙

春秋魯國之史記孔子所自作考真僞志典禮以明將來之法故傳曰其善志又曰非聖人孰能修之後之治春秋者或爲五禮之例或爲世族之譜或成長歷或考地名得其一端可以專其家而世其業而集解釋例者猶不與焉大哉其萬世修志之極則乎縣志亦春秋之學而史家之事吾浙自臨安四明迄於蕭山諸志收入秘府者十數家徵文考獻實爲正史之先導大旨皆以道德文章勸天下蓋當時一王之政教使然於是有史才者皆欲假手修一邑之志四方聞人亦以得人修其邑志爲快起例必嚴紀事必簡修辭必潔猶是以道德文章勸天下之意而其願望則尤在文

新昌縣志

叙

章之妙之傳無窮也夫以一邑之大惟恃一人之文章傳之其輕量一邑之人將何如今中國物產不昌明工藝不求精衣食不自生禮義不能行如撫羣嬰如引羣盲不躋之於富庶之程其何以合衆力而圖令名金君湯侯治新昌之明年政通人和修其縣志歷時一年成書二十卷屬稿既竟授予讀之其起例之嚴紀事之簡修辭之潔比之武功朝邑未遑多讓獨於菸朮茶桑鑛五者再三致意將因民之所利而利之使新昌之民百世之後皆有專家世業之樂湯侯亦人傑矣哉顧斯五者猶以格於體例不能徧識余謂湯侯出其餘力圖之讚之譜之記之自成一書盡其說乃止以附於縣志之後奚不可者余聞之先大夫曰讀書者能與著書

者之精神相浹洽是善讀書者也著書者能啟發讀書者之精神
時其可至而斷其必至是善著書者也是說也與湯侯修志之意
合足以明將來之法謹識數語以歸之紹興沈爾昌

新昌縣志

叙

二

叙新昌重修縣志緣起

新昌位萬山之中東北西三面溪流縈迴人民勤樸物產豐盈遊其地者每謂爲樂土自宋迄明簪纓相望代有聞人清二百數十年間科第蟬聯不絕新文化輸入亦頗早而舊志散佚久闕不修地方盛衰沿革將末由稽攷誠吾邦人之失也民國五年縣知事金湯侯君甫下車卽慨然引爲己任集父老會商羣贊成余方自杭州歸承以辦法見告余甚韙其議屬余介一通人任總纂余諾之而一時苦不得其人六年夏始聘定舊友象山陳宇襄君余又介邑中學識優長者多人爲之助金君急於開辦會盛暑流金爍石聚蚊成雷居者行者咸畏避由象山而奉化而新昌幾經跋涉

新昌縣志

緣起

始至陳君窮日夜之力揮汗如雨爲參攷新舊斟酌損益先撰成凡例暨采訪門類章程并說明書條分縷晰補舊志所未逮導新志之先河余適因事滯滬迨余歸而陳君已離境其時采訪正急待進行聞城鄉士紳偶萌意見頗慮停滯幸金君毅然主持務底於成余方以舊友蔡子民君函聘同修國史匆匆北來七年夏特請假南旋則志已告竣因取全書校讀一過覺斐然可觀而因革詳略之間尤有隱然於言外者於以佩金君之毅力感陳君之熱心在事諸同人之不辭勞瘁相與有成均難能而可貴也余愧亦邦人之一對於志事發起後雖時與金陳二君函牘往還多所商榷然卒未躬與其役且陳君數往來新昌余始終未一面盡一度

之討論益自引爲憾焉所足幸者今日修史已必變通舊例趨重實用與時勢相適合邑志卽一邑之史也非獨以資攷古兼以知今而一切賴以興革如氏族戶口財產與夫農業工業商業均應詳晰調查列爲統計明變遷遞嬗之迹卽方言歌謠風俗習慣亦與改良進化有關輿地尤應先施實測使山川道里均有準則茲雖限於款絀期促而綱舉目張規模固已粗具以是爲民治之方針備國史之資料可乎

民國八年二月一日邑人童學琦敘于京師國史館

重修新昌縣志序

吾邑志乘自康熙重修迄今已二百餘年世變滄桑幾經喪亂典章文物剝果蒙泉光緒間邑令某函商南鄉梁進士西園欲事修輯梁以任重辭後某令遷調議遂寢邑中士紳非不知一邑之志書一邑之文獻繫焉提議開修未有一致贊同者惟主持大綱則賴賢長官熱心毅力庶士紳得有所憑藉耳民國五年夏余友金湯侯來長縣事下車伊始首以人心風俗爲第一關鍵而正人心敦風俗必資文獻爲地方表率集議再三與載陽馳書往返又數四金侯獨慨然引爲己任卽延象山名宿陳君宇襄總其事晨夕商定體例於今昔之異尙風土之異宜斷必斟通以無戾乎時

新昌縣志

序

一

而進乎道襄其役者復有本邑俞春山俞仁宇梁簡香諸君與探訪諸友日夕從事蓋是舉謀始於丙辰冬至丁巳夏始設局戊午夏卽脫稿先後未期年而於絕續之交見聞之差句梳字櫛各竭心力微特大事紀一編爲吾新特色卽食貨志中取裁之當計劃之詳金侯於所著本邑農事調查記中復爲商酌備撮其要於此其爲吾新民教養計者一至此歟第吾邑向苦貧瘠公私交絀是役也遇一疑義曰惟吾賢侯是詢一支應曰惟吾賢侯是求誠未知金侯幾經經營心力交瘁而後得此也載陽忝總師干適值時變軍書旁午間或質疑一二有志未逮以二百數十年之史而成於一二年一人之手其愉快爲奚若充其志詎止爲吾新邑幸金